



从知青石匠到大学教授

他是石匠里的传奇，也是声乐界的传奇

□许大立



张礼仁

1 英雄救美 张礼仁名动川音

张礼仁是晚几年的重庆知青，比我小好几岁。印象中憨厚沉稳，话语不多。在学校音乐厅听过他几次声乐汇报课，高音区的确漂亮，声如洪钟，穿透力很强。缺点是弱不下来，控制不住，总感觉差一点细腻与柔情。

当年我们各有老师，是没有机会交流的。几十年后谈到此事，他坦率回应：“我那时声音的毛病太多，你说得非常中肯。我乃70年代的中学生，当了几年石匠的重庆知青，从来没有接触过正规音乐和声乐教育，纯粹业余歌手民间唱法野路子，突然踏进川音这个音乐殿堂，就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，有点回不过神来。”

可张礼仁有一副好体魄，一腔正义感。某晚，我们正在宿舍休息，忽听操场对面琴房外一阵阵哭声伴着叫喊，有人说一喝醉酒的男生，把一女同学扭到竹林里去了，醉酒男生手里还拿着刀。琴房楼下立刻围了好多人，高声呼喊着醉酒男生名字，劝他放开那个吓傻了的女生。醉酒男生哪里听劝，抓住女生蠢蠢欲动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只见一壮硕汉子绕到他背后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下刀，放翻醉酒男生，把女生拽到几米开外的安全地带，避免了一场悲剧发生……

救人的正是张礼仁。从此，他见义勇为名声在外，让人刮目相看。

2 八百取一，考川音独中魁首

张礼仁是重庆35中1975级高中毕业生，建设厂子弟。尽管当时知青已大量返城参加工作，但应届生依旧未能摆脱上山下乡之路。他去的是大竹县石河公社。家风淳朴，家教很严，能吃苦，很听话，体能好，都是他的优势。

问他何来一副好体魄？他诡秘一笑说，祖传！我摇头不信。他说你不必怀疑，我外公是清朝武举，我父亲曾是吴玉章、鲁大东等老领导的贴身警卫。正因为身体好，19岁下乡后他啥苦都能吃，公社要上水利工程，他主动报名，居然被分配去了最苦的石工组，上采石场打石头去！

“打石头太苦了，重体力活，我见过那些场面。你小小年纪受得了吗？”我问。他若有所思，答道：“人年轻，只要吃饱饭，浑身都是力气，真还没觉得有多苦。而且那年头石匠是力气活也是技术活，粮食定量高，工分多，不是所有人都苦得下来的！你不晓得，两年石匠真把我晒成了农民，两只手掌和指头内侧全是老茧，僵硬得难以卷曲，粗大狰狞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模样。领导们都夸我是知识青年的好榜样！”

“那怎么又考上了音乐学院？两者搭边吗？”我的话让他开怀大笑：“搭边啦，太搭边了，哈哈！你去过采石场吧，大锤举起之前，石工要吼好长一嗓子号子，啊哟哟啊哟哟哦哟嘿哟……吼完了再以洪荒之力举大锤至头顶，而后嗨一声猛击，脚下的石头却纹丝不动……如此反复捶击，大石头才不情愿地裂开一条缝。”

听他讲打石头不觉得累，悠扬婉转的石工号子却让我陡然间茅塞顿开：“你是不是天天喊号子开了嗓，就这样练出了一副好黄喉？”张礼仁笑道：“你说对了，我自小嗓子就好，喜欢唱歌，抡大锤开石头无疑锻炼了我的声带，让它充分发育，成就了我艺术生涯的第一步。”

我点头附议。是啊，我18岁那年被送到通江县大

山里锻炼了四个月，穷极无聊的我天天站在山顶上望山里人打招呼喊嗓子，啊嚏……声音冲破云层飘向远山，回城后发觉高音往上走了小三度。他说肯定的，西藏那边的歌手高音了得，就是常年生活在高原喊嗓子的缘故。

因为嗓子好，张礼仁被县文工团要去上了几个月的班。恰在此时，高考恢复了，川音来达县地区招生。他铆起胆子去报名，居然过关斩将一路领先，最终被川音声乐系录取。那一年川音声乐系在全国只录取了十来名新生，达县地区800多人报考，跨进川音大门的仅张礼仁一人！

3 心冷如灰，打退堂鼓想逃离川音

张礼仁因嗓子好被川音录取，却因音乐基础薄弱当过石匠受歧视。他那双被钢钎大锤打磨得满是老茧、僵硬难屈伸的手指头，甚至连钢琴琴键也难以摸准按得下去。以至于钢琴老师连声叹息：“小张同学，你这是走错了庙门，你这样的条件咋就来了音乐学院呢？”

此时的张礼仁心冷如灰，觉得自己不是学音乐的料。同学们也戏谑说，你不是在唱歌，你一张嘴像火车吼。甚至有人说，咱们声乐系怎么招来个农民？他心灰意懒，想打退堂鼓了。他说，他当时就想，干脆退学吧，再去考一个适合自己的学校。踌躇良久，寝食不安，难以作决定。

理智终究战胜了歧视，既来之则安之吧。不打石头了，手指会慢慢蜕皮复原，回到原来的模样；声带是柔性器官，经过老师反复调教，渐渐由刚性脆硬变得柔顺可控，弱声也能如意表达了；即便是视为畏途的钢琴课，也在苦练数载后基本过关，可自如弹奏了。

经过音乐学院四年的学习，张礼仁在朱梅林教授的悉心教导下，成为一名称职的戏剧男高音。他音域宽广，上可到High c(键盘小字三组c)，下可到大字组F，在业内已经很优秀了。他说，毕业后想去高校任教，也有了具体目标。某次回家和重庆歌舞团的朋友聊天，听他们说团里晚上演出或排练后有臊子面吃，而且歌舞团的女演员都特别漂亮……于是，张礼仁最终选择了重庆歌舞团，开始了他整整20年的演艺人生。

4 兄妹双星，重庆乐坛佳话

张礼仁的妹妹叫张礼慧，国家一级演员、二级教授、著名女高音歌唱家，历任重庆市歌剧院院长、重庆市音乐家协会主席、重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……成就显赫，还曾获“全国五个一”工程奖、金钟奖、白玉兰奖、戏剧梅花奖。记忆最深的是，她在1996年获得第七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专业美声组第一名。

很长一段时间，张礼慧的锋芒盖过了张礼仁。正因如此，因为工作原因，我和张礼慧的联系要比张礼仁多。我曾为张礼慧写过一个专访《乘着歌声飞翔》。

那次茶园课后，我和他的学生们小酌助兴。张礼仁兴致很高，说人生无常，怎么也没想到这辈子会以声乐为业。他还悄悄告诉我一个秘密，他小时候是建设厂方圆几公里人人皆知的“夹舌子”，看到生人就脸红、紧张，一紧张就说不出来话。我说我年少时也一样，一紧张就口吃，结结巴巴，学唱歌后就消失了。歌唱是有旋律的语言，是“夹舌子”最好的治愈方法。他说人生真奇妙，“结巴”居然成了吃开口饭的歌唱家。众人皆笑！

张礼仁在担任重庆市歌舞团声乐队长多年后，应重庆大学副校长杨天贻力邀，以国家一级演员职称转任重庆大学影视学院声乐教授，翻开了他音乐人生的新篇章。

我对他说，如果你川音毕业就去教书育人，岂不是更加一帆风顺？他答曰：“各有各的风景，各有各的体验。歌舞团20年，不仅仅以歌唱为业，还领略了舞台上的艺术和舞台下的人生，太丰富了，一言难尽。此后我去重庆大学，教给学生的就不仅仅是发声技巧，还有舞台上的真情表达和人生的丰富叙叙……”

张礼仁(中)在师生音乐会上



张礼仁(中)与学生们合影



5 桃李芬芳，享受人生至乐

张礼仁从舞台转赴讲台，已整整过去了20载。我问他一个很俗气的问题：“你幸福吗？”

他笑而不答，拿出手机，发给我几张照片，这是他近日常生日宴的师生合影。他指着照片上的人一一介绍：“这是赵丹妮，著名女高音歌唱家，如今是市歌剧院副院长；这是肖飞，市歌剧院著名男高音；这是张劲松，市歌舞团男高音；这是杨清清，拿了好几个省部级奖项；这是杨焱焱博士，这是车璐，这是袁筱璇、刘琨……”全都微笑着簇拥在张礼仁身旁。他说，学生们活跃在音乐舞台上，硕果累累，声乐改变了他们的人生。

他的学生我大多不认识，但我为他的成功和幸福赞美。他的学生不仅在国内外崭露头角，好多已走上了世界舞台，女高音张爽如今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国家剧院，担任终身演员；阎司南，旅居意大利的男低音歌唱家，和国内外众多一流歌唱家联合演出了很多歌剧剧目，是一颗希望之星……张礼仁教的高中生，因声乐特长加分考入名校的近50人，如2015年谭立言考入清华，范月影考入北大；2017年王秀峰考入清华，2018年陈子晗考入清华……最有意思的是男低音王秀峰，在清华本硕博专修建筑学，今年居然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的博士研究生。

张礼仁是重庆大学艺术学院首任音乐系主任，教授、硕士生导师；教育部学位中心特聘评审；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，中国声乐学会理事，重庆市沙坪坝区音乐家协会主席……年近古稀的他，还在用心辅导热爱声乐艺术的青年一代和社会人士。他孜孜不倦，犹如一盏灯，照耀着学生们的心灵和青春。

张礼仁是石匠里的传奇，也是声乐界的传奇。(作者系重庆新闻媒体作协名誉主席 图片由作者提供)